

创作者谈

今年是法中建交60周年，也是法中文化旅游年。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60年一甲子标志着纪年周期的新起点，是干支纪年轮回的开端。对我而言，这一年的序幕于3月拉开——3月23日，一场跨越我艺术生涯各个时期的回顾展在中国浙江省杭州市开幕。我亦在法国巴黎策划一场秋季展览，展示中国艺术家的绘画作品。我衷心期望，通过艺术对话搭建法中文化交流的桥梁，奏响法中友谊的新乐章。

回归自然，致敬经典

人们有时会用“空间主义”或“迷宫”形容我的作品：几何体飘浮在空中，拱门和罗马柱随处可见，迷离的色彩，流转的光影……各种元素相互博弈，呈现出一个充满动态张力又不乏平衡宁静的世界。

读者朋友不妨通过正在杭州举办的“时光对话——雷米·艾融个人回顾展”来了解我的艺术创作。展览集纳了50余幅作品，这些画作既有抽象几何图形，也有对自然界具象事物的描绘，比如海滨景观、建筑外观和室内场景，有些则是二者结合，即所有元素散落在一个自由形体和光影严谨构筑的三维空间，映射出我对光线与空间结构的思考与理解。

我的绘画源于自然。我热衷于在触手可及的空间里勾勒形态，从桌上的静物到室内的每个角落，从工作室的静谧到生活的喧嚣，再扩展至远方的风景与建筑，直至地平线处清晰的三重分界——沙滩、海水和天际。画布之上，最令我着迷的是光影的游戏、构图的巧妙、空间的深邃与物与物之间的几何关系。我钟情于法国后印象主义画派画家保罗·塞尚或法国点彩画派画家修拉画中的色块，它们如同阶梯上的一格，或地上的一石，共同编织出画面全貌。

和大自然一样，经典画作也是我的创作源泉。在法国美术长河中，涌现出诸多流派宗师：从古典主义绘画奠基人普桑，到巴洛克时期绘制大自然壮阔画卷的洛兰；从画布上舞动光影的印象派大师莫奈，到后印象派用色彩和线条探求深邃意义的塞尚；再到立体主义先锋毕加索与布拉克……自孩提时代起，我就经常和祖父一起去卢浮宫、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欣赏大师们的经典作品。这些路路滋养我长达半个世纪的艺术创作，让我领悟到艺术家肩负的三重使命：首先，要始终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其次，要将自己吸纳并理解的一切传递给世界；最后，要与同代人携手，共同肩负起这个时代赋予艺术家的责任。

中国山水，灵感源泉

大约20年前，我与中国结下深情厚谊。从那时起，中国向我敞开了扇大门，我前往中国举办展览、参加国际会议、一次次艺术对话，加深了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热爱。

在中国文化视野中，人类之于自然往往显得渺小，而在西方观念中，人类是宇宙的中心。在我看来，这两种关于“人与自然”的哲学思考正是中西艺术底色有所差异的原因。以中法园林的迥异风格为例：苏州园林令我着迷，其设计仿造自然，它们曲径通幽，或搭建屏风作为隔断，或利用岩石使人驻足，每次漫步其中，都充满探索与发现；法式园林的建造理念完全不同，它们创造视觉的延伸，体现对称性和秩序感，令游人面对这些自然造物的变化时能够保持内心的平静。

伴随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了解不断深入，我愈发认为，西方思想围绕语言、修辞和逻辑展开，中国思想的来源之一是绘画。可以说，中国绘画搭建了一座连接物质世界与精神境界的桥梁。我惊喜地发现，华夏大地处处皆画，山川、沙漠、草原，每处自然风光都带来截然不同的创作灵感。我尤爱黄山，甚至认为不去黄山就无

艺术对话 搭建法中文化交流的桥梁

雷米·艾融



融入中国文化元素的雷米·艾融作品。

法真正理解中国山水画——云雾缭绕遮掩山峰，悬崖峭壁仿佛溢出画纸的水墨笔触，无一处、无一景不是中国古典绘画语言。更不用提这个文明古国还创造出长城、京杭大运河这样壮观的人文景观。我也享受在中国各地探访风景，尤其喜爱江南水乡的独特风光：一小块一小块的农田巧妙镶嵌在一起，与穿梭其间的蜿蜒小路及潺潺小溪营造出秀丽和谐的乡村景致。

中国是绘画艺术的伟大国度，无论是古代水墨画还是现代架上绘画都充盈着传统的魅力和创新的活力。中国传统山水中，时常只有一两个人位于画面一角，他们或泛舟湖上，或悠游于林泉之间，意味无穷。吴冠中是我敬佩的中国画家，他在法国深造，作品既融合中西艺术精髓，又植根于中国传统美学，作品的背后，是中国画家对世界充满诗意的观照方式。他对光影变幻、形态转换的细腻捕捉，以及在呈现山水之美时惊人的造型创新，不断给我带来灵感和惊喜，激发我的创作热情。

门，呈现“海上丝绸之路”的壮阔风景。海洋连接法中两国，来自中国的商船乘风破浪，抵达勒阿弗尔港和马赛港。在这幅作品中，可以看到我画作中的常见元素——双开的门形。这一意象对我而言意味着视野的进出，是探索空间的一种方式。这幅画中的门更为具象，拥有一把钥匙，寓意着丝绸之路是中国对世界打开大门的钥匙。海上的朝阳赋予画作以灿烂色彩，象征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前景光明灿烂。2023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之际，中国国家画院举办“一带一路”主题美术作品展（首展），这幅作品再次于北京展出。

我认为，法中两国的友好交流与文明互鉴对全球文明的繁荣发展至关重要。对于增进两国间的艺术对话和文化往来，我抱有极大热情。2023年，我多次前往中国，在北京艺栈画廊成功举办以“迷宫中的沉思”为主题的个人展览，担任“中法环境月”



《杭州人家》，作者雷米·艾融。



雷米·艾融在工作室中作画。刘文震摄

促进交流，寄望明天

2005年，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与这片土地一见钟情。近20年过去了，这种感觉从未减弱、消退。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发展的同时，人文传统也得到了传承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版图中的位置愈发清晰，日趋重要。

随着对中国艺术、对中国的了解不断加深，我开始在创作中融入中国传统绘画风格。例如，本次回顾展中的油画《峭壁》创作于2007年，体现出中国绘画对我的滋养。和以往画作中的艳丽色彩、大块几何图形不同，这幅作品呈现出中国清淡悠远的写意风格：峭壁之下有一棵树，两个旅人在拱门下，眺望远处的山峰。

2020年，我接受中国国家画院组织的“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作品展邀请，完成大型画作《丝绸之路——向世界敞开之

青少年绘画大赛评委，在江苏省苏州市参加了第五届中法文化论坛等活动。2022年，我策划的“色彩的探索——法国当代绘画展”在苏州博物馆举行，展出10位法国当代艺术家的百余幅作品。今年是法中建交60周年，我渴望借此良机，推动更多艺术家携作品互访，为两国文化艺术领域的交流互鉴贡献更多力量。

10年前，我被授予中国国家画院外籍研究员的荣誉，同获此殊荣的还有皮埃尔·卡隆、让·卡尔多、埃里克·德玛杰赫、克劳德·阿贝耶、保罗·安德鲁等法国艺术家。我相信，法中艺术家深入对话能够促进两国民众之间的理解与合作，同时将助力构建一个宣扬和平、赞颂艺术、热爱自然的美好明天。

（作者为法国当代著名画家、法国造型艺术家协会主席，本报记者尚凯元采访整理）



《峭壁》，作者雷米·艾融。

质世界与精神境界的桥梁。我惊喜地发现，华夏大地处处皆画，山川、沙漠、草原，每处自然风光都带来截然不同的创作灵感。我尤爱黄山，甚至认为不去黄山就无

领略阿联酋的海洋文化

任皓宇

在手工艺展示区，已经连续3年参加海洋遗产节的优素福·艾哈迈德·阿里正在手把手教一个小朋友编织渔网，双手飞舞间，渔网越编越长。阿里说，他常教孩子编织渔网、制作渔具，每次海洋节期间，许多年轻人来学习渔网编织，令他深感欣慰，“这是我们的传统工艺，也是我们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阿联酋地处东西方交流的十字路口，采珠业、渔业和造船业曾在历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来自东西方的货物交换为这片土地的人们带来丰厚利润。

伴随海洋贸易的繁荣，阿联酋的造船业得到极大发展。到15世纪，当地匠人的船舶制造工艺已经十分成熟，人们能够制造出10多种尺寸、容量和用途各异的船只。制造船只时，工匠会把棕榈树纤维编成绳索，用棕榈树干和进口木材搭建起船体，再把棉花填充进木材间隙，最后用石灰等制成的混合物涂抹船身。时至今日，这些造船技艺依然代代传承。

海湾地区盛产天然珍珠，阿联酋的阿布扎比、迪拜和沙迦等地都是珍珠的集中产地，采珠业很早便在这里兴盛起来。阿布扎比曾

出土超过8000年的珍珠，考古学家推测，当地人可能将其作为珠宝佩戴，也可能用它和美元不发达的亚人交换陶瓷或其他商品，这证明珍珠贸易在新石器时代业已出现。

采珠业曾是阿联酋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为掌握好这项技艺，采珠人需深入了解珍珠生长的海床及其位置，并掌握专业航海技能。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约有1200艘采珠船活跃在当地。每年5月至9月，采珠人乘船出海，依靠简易的潜水设备下潜至海底，每天采珠长达14个小时。自上世纪20年代开始，人工养殖珍珠技术的推广造成珍珠价格下跌，航运竞争的加剧也令当地造船业面临困境。50年代，阿布扎比石油生产起步，石油产业成为当地经济支柱，采珠等传统行业的光彩逐渐黯淡。

近年来，阿联酋等海湾国家意识到历史文化资源的宝贵，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尤为重视对历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一系列与海洋文化遗产相关的活动应运而生，广受国内外游客欢迎：乘坐传统采珠帆船游弋在河道中，听采珠人讲述寻找珍珠的故事；行走在珍珠博物馆一张张老照片和收藏品之间，

了解采珠人的生活；穿过采珠人生活的海滨老城，戴上潜水设备体验海下采珠过程……阿联酋阿布扎比推出采集珍珠之旅，迪拜建立起珍珠博物馆，巴林修缮了“珍珠之路”，让游客跨越千年时光，深入了解悠久的采珠文化。

同时，海湾多国通过举办海洋遗产节，吸引更多民众和游客深入了解海洋文化。卡塔尔已举办13届卡塔尔传统桅帆船节，通过帆船竞赛、文物展览、作坊展示等形式，展示海洋遗产和文化，沙特、科威特、阿曼、阿联酋、巴林等多个国家也参与其中。

暮色四合，笔者看到，“小渔村”中来自不同国家、说着不同语言的人们围坐在一起尝试传统渔具制作，渐渐熟悉了采珠人的日常生活，并跟随民谣跳起当地流传多年的“棍舞”。文化交流、文明交融，如同颗颗珍珠汇聚，愈发闪亮，闪烁着温润的光芒。



本版责编：王佳可 庄雪雅 王迪
电子信箱：rmbgjk@163.com
版式设计：蔡华伟



《几何原本》的中国之传之用之藏

徐来 孙立梅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从古丝绸之路的商贸往来到近代的西学东渐，典籍版本印刻着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脉络。如果说1688年法文版《论语导读》见证了中学西传，《几何原本》则见证了西方文明的万里东来。

《几何原本》成书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学界普遍认为该书不仅是古希腊数学成果集大成者，也是世界最著名且流传最广的数学著作。这件陈列在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斯文在兹——中华古代文明版本展”中“美美与共”单元的手写满文本《几何原本》（12卷）是清代康熙皇帝御用原件，分上、下两册，线装装帧，高28.5厘米，宽19厘米，是仅存于世的3部满文《几何原本》之一。

《几何原本》中国之传：中译版本的历史递变

现有文献表明，《几何原本》最早传入中国可溯至13世纪中叶，《几何原本》阿拉伯文译本随阿拉伯算学一起传入元朝。最早的中译本则产生于1607年，明代数学家、天文学家徐光启和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根据德国神父克里斯托弗·克拉维乌斯校订增补的拉丁文本《欧几里得原本》（15卷）合译译出。

徐光启和利玛窦的《几何原本》中译本虽然只翻译了原书前6卷，却丝毫不影响其巨大贡献：不仅确定了研究图形的这一学科中文名称为“几何”，还确定了点、直线、平面等几何学基本术语的译名。清代，《几何原本》作为西方数学典籍被收入《钦定四库全书》的《子部·天文算法》，提要写有“原书十三卷，今止六卷者，徐光启自谓译是书，此其最要者，遂刊之”。1689年，法国传教士白晋和张诚等为康熙皇帝讲授数学和天文历法知识时，根据《几何原本》等书编译满文讲稿，即为今天所见的清康熙稿本《几何原本》。该书为手写满文，由于康熙亲笔修改润色，书中留有大批批红。1857年，在徐光启、利玛窦译前6卷基础上，清代数学家李善兰和英国人伟烈亚力合译《几何原本》后9卷。至此，《几何原本》中译本得成全璧。

《几何原本》中国之用：数学理念的哺育内化

2023年6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山东大学教授杜泽逊向习近平总书记介绍拥有近2000年历史的中国古代数学专著《九章算术》：“它可以说是我们科技的老祖宗了，负数、分数、方程、勾股定理，在当时最领先。”

中国古人早已认识到数学的重要性，南宋数学家秦九韶说：“周教六艺，数实成之。学士大夫，所从来尚矣。”意即周代教育包括礼、乐、射、御、书、数，统称为“六艺”，数学是其中之一，学者和官员历来重视数学这门学问。《九章算术》正是产生于这样富饶的文化土壤。《几何原本》译介进入中国，则揭开了中国认识、认知、认可西方数理科学的序幕。此后，一批与几何学相关的数学译著陆续问世，如《测量法》《测量全义》《比例规解》等。

可以说，《几何原本》在中国的传播不仅是数学知识的传播，也是科学理念和方法的传播，架起了中外数学交流的桥梁，为我国近代科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丰富滋养，正如徐光启所言：“此书为益，能令学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时至今日，中国中学几何课本仍以《几何原本》为基础。

《几何原本》中国之藏：古今版本的交相辉映

《几何原本》中译本诞生已超过400年。回顾其中译本发展流变史，当代中国正以丰富典藏和高质量出版彰显对这一世界科学典籍的珍视和保护。

《几何原本》古版本首推国家图书馆典藏的明万历三十五年6卷刻本，这是徐光启和利玛窦《几何原本》中译本的初刻本。故宫博物院典藏的清康熙年间内府精写本《几何原本》12卷也堪称瑰宝。中国国家版本馆典藏的清同治四年曾国藩金陵官署刻本《几何原本》（15卷），由李善兰推动曾国藩出资刊刻，是15卷中译本的首次全帙刊刻，同样价值非凡。

《几何原本》现版本以中国国家版本馆典藏最为全面权威，共有30余家出版单位翻译出版的近40个版本，其中以崇文书局、中国书店、上海古籍出版社、文物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等版本较为精良。版本林林总总，所用底本有所不同，例如，崇文书局影印了英国数学家希思1926年英译本，中国书店的底本系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五年刻本，文物出版社底本为明万历三十九年增订本。随着学界与业界对《几何原本》历史价值、版本流变等议题的进一步研究，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几何原本》精品出版物问世。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



清康熙稿本《几何原本》。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供图